

人生感言

情到深处蒲与荷

■张继涛

我对淮阳东湖的荷花,心仪很久了。之前曾经有好几次和朋友们约好去看她,却因各种原因终是没能成行。这次市里组织到淮阳进行为期五天的培训学习,终于让我有机会见到了心仪已久的东湖荷花。

去东湖的时候,是7月13日傍晚六七点钟的光景。车驶到穿越东湖中间的那条路上时,两旁厚厚的绿和着浓浓的香忽地一下扑面而来,给我强烈的震撼感。这就是东湖了,朋友热情地介绍。

来到湖中,荷叶高高低低地从眼前铺展开去,目光顺着荷叶向远处望去,是无尽的碧绿和偶尔的红白,再远处就是蒙蒙的黛绿了。湖水在桨和风的拨动下泛起微微的波浪,驱赶着湖里的荷叶在船的前方横向移动,像是要拦着人们前行。“你看到这满湖的水与荷想到了什么?”朋友笑着问我。我说我想到了“接天莲叶无穷碧”,想到了“烟波浩荡、小舟自横”,想到了“冲天香阵透水域,满湖尽是绿铠甲”。“别想了,快撑船吧,再不好好舵就要误入荷叶深处了。”朋友笑着催我。

蒲草,在远处的水里如密密麻麻的禾稻高高丛生。因为没有见过,所以我把船划到跟前近距离地去观察:浅绿色,扁扁的细细的,一丛一丛,如密密实实的箭射向天空,又仿佛扛戈挺立的士兵,在水中耸立。荷叶,有大有小,高低错落。有圆圆的,有打着卷儿的,密密麻麻布排在一起,如同千军万马挤挤挨挨。和荷叶一比,蒲草就显得有些单一孤单了。

小船顺着荷间弯曲的水道婉转前行,长长的波纹像是在轻轻推着小船。前方大片大片的荷叶在眼里渐渐变得迷茫。荷花,一朵也看不见了。野鸭和鹭鹭也没有看到一只,眼里只是浓浓的绿。岸上的船家打电话催着要我们回去时,才发现黑暗已经不知不觉把我们笼罩了。“可能是我们来得早了吧,荷花还没盛开。”朋友不好意思地安慰我。

15日傍晚,朋友说湖里的荷花开得很多了,再去看看吧。细雨轻轻地飘着,我们沿着湖岸缓缓而行。湖水如母亲温暖的双臂柔柔地把满湖的荷抱在怀里,又仿佛一块巨大而柔润的玉围绕着一块碧绿的翡翠。可能是近荷花节的缘故,湖里的荷花真的开得多了,红的粉的白的荷花,从荷叶丛里探出头来好奇地看着这两个在细雨里来看望她的人。荷叶上的水珠如晶莹剔透的水银珠微微颤动,掉在水里发出鱼跃出水面的哗啦声。不远处的荷丛里,有人露着头在绿里移动,不用问下面肯定是一艘小船。我想问问他们收获的是鱼还是风景,却不好意思张嘴。

夜色渐渐浓了,远处已经看不清荷与蒲了,只是一片苍翠。如果有月亮就好了,我在心里暗暗地想。月亮终究没爬上来,彩色的莲灯却亮起来了。我们沿着湖岸往回走。满满的思绪在心里乱窜,却不知该怎么表达。

在告别朋友回宾馆的路上,我一个人在陌生的人流里慢慢步行。“你喜欢我们淮阳的荷花吗?”我突然想起朋友的问题。我当然喜欢,荷花的品质不仅仅是“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”,且有顽强的意志力,穿越水下深深的寂寞,集聚力量后悠然绽放,把孤寂留在心间,把美丽留给人间。但我忽然又想起湖水深处那一丛一丛的蒲草来。如果把荷花比作受人宠爱美丽多娇的女子,蒲草呢?应该是情到深处的勇士了。执著蒲棒,站在远处,默默守护着心中的莲,忍受着世人的远观近赏,忍受着荷叶的簇拥献媚。看着心爱的人幸福地舞蹈,美丽地绽放。深深地关注,深情地祝福,用心付出,不求回报,就这样从冬到夏,年复一年。这该是种怎样的深情,又该是种怎样的痴爱?

回到宾馆,我给朋友发了个短信:我深深尊敬龙湖里的每一株蒲草。



内心深处

自从进入周口市中心医院,父母便以我为豪。在他们眼中似乎我以后前途一片光明,生活越来越美好。看他们呼出一口气轻松的样子,我也曾以为顺着父母的安排,就可以让他们开心,所以我一直想尽最大的努力做好在医院的每一件事。我以为我做好了,父母就会放心,就可以好好休息休息,可以不再为我受累。其实我忘了,作为父母永远在为儿女考虑,永远不会停下来想想自己!

在医院工作,需要有高度的责任心,见多了生老病死,有时候不能承受生命之重,会生出无端的焦躁和忧郁。但年轻人总还是不够坚强,无法轻松摆脱消极的心绪,这个时候,我最喜欢的就是找个休息日回家。

我家在外地,每逢节假日一个人静下来,满心想的就只想看见父母。神奇的是,无论有多么焦躁不安,从进入家门那一刻,扫一眼院子里正忙碌的母亲,心里就像被吹了春风那样顿时平和下来,不想哭也不想闹,什么也不想让他们知道,只想时间静止就那么看着他们,觉得只这样就很好。他们在,我就心安。

而每每我回到家,母亲就会说我又瘦了,总是以我为中心不停地问询着忙碌着,做我爱吃的,拿出放了好久的不舍得吃的放在我怀里,对我挤眼努嘴示意我赶快吃掉。我知道,只有看着我大口大口地吃了她才会笑,而我是那么的喜欢看她鱼尾纹上翘,眯着的眼睛映射着昏黄温暖的阳光。每次回到家,最喜欢的事就是叽叽喳喳地缠着母亲告诉我我在医院的所见所感,说完后看着母亲乐和地笑。看着她笑,我才能觉得一切都还很好,很好。

有时候,我会说我困了要上楼睡觉,然后偷偷趴在窗台上听他们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,听见

生活趣事

天气越热,蝉叫得越是响亮。你关起门窗,蝉声就从门窗的缝隙中挤进来,在你的耳边不停地聒噪,性子急躁的,就什么都做不成了。这时候,你索性就推掉工作,闭上眼睛,静下心来听蝉鸣。仔细听听,全世界的蝉声似乎都是一个音调,也许,这忽高忽低、忽远忽近的蝉声就能唤醒你内心深处的一点遥远回忆,比如我。这在耳边缭绕不绝的熟悉的蝉声就让我想起儿时捉蝉的趣事来。

乡人爱种树。田边地头,房前屋后,边边角角可利用的地方都栽成了树。夏季一到,绿荫就遮蔽了整个村庄。宋人朱熹有诗曰:“高蝉多远韵,茂树有余音。”此话一点不假,天气一热,茂密的树荫就成了蝉的世界。午后,早起做工的乡人们在补觉,呼噜呼噜的鼾声正香甜,孩子们哪里睡得着,外面的蝉声早搅了心神,蹑手蹑脚地跑出去,像得了暗号,都往林子里聚。折几根麻秆,去掉头,刷掉叶子;笤帚上的,细竹枝撇一支,弯成一个圈,插在麻秆头的芯上;找几处蜘蛛网,在圈上绕厚厚的一层。

他们说话就觉得心里很温暖,然后满足地微叹一声趴在床上等待父母叫我起床。

母亲叫我起床时,总是凝视我一会儿,然后摸摸脸蛋,温柔地说,起来吃饭吧。父亲叫我起床时,总是捏着我的耳朵大喊,大懒虫,快起床!有时我会装睡装作没听见,父亲就会使出他的绝招,捏住我的鼻子,看我还能装多久。不到一分钟,我准会跳起来大叫,憋死我了憋死我了。我虽然笑闹着,从没忽略此时父母眼中浓浓的溺爱,一个人时,想起那些温暖眼神,抬起头看世界,总会觉得日子那么美好。

可惜美好的日子总是太短暂,过完假期又要重新回到工作岗位。分别总是使人难过,即使我没有远在千里之外,母亲的挂念却只有更浓,总把我的大包小包塞得满满的,生怕我下班回家饿着。母亲身体不好,却总是坚持送我上车,然后把车牌号记下来,看似可笑,可是细想,这都是为了我的安全。感受着母亲细密的心思,透过车窗看着她花白的头发被风吹得凌乱,我的鼻子酸酸的,眼泪总是忍不住要掉下来。

我亲眼看着父母日益衰老,看着他们肩膀不再坚实,头发日渐花白,脚步蹒跚,甚至不时病痛,而我却还在压榨着父母每一滴血汗,心中甚是愧疚。孔子门生曾子说:“孝有三:大孝尊亲,其次不辱,其下能养。”在他看来,最基本的孝是在物质上奉养父母,再往上是为父母争光,最高境界是尊敬父母。而我,二十多岁的青年,却还无力完成最基本的孝道,时光飞逝,相伴的日子会越来越少,谁又能知道这是怎样的一种痛彻心扉的无奈!

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现象很普遍,有了能力有了时间父母却永远不在了,我不想有如此的遗憾,

捉 蝉

■刘海涛

好,工具做成了。就都扬起头朝树上瞅,寻找目标。“蝉鸣林愈静”,林子里静悄悄的,孩子们又都光着脚,偶尔谁捂着嘴偷偷咳一声都会招来一圈白眼。好,瞧见了,一只蝉在树枝上正唱的欢,翅膀微耷着,举起麻秆,慢慢地靠近、靠近,蜘蛛网对着翅膀落下去……哈哈,逮着了。翅膀一拧,装进小布袋里,再找下一只。一个中午,有经验的孩子能捕几十只。“回家喽!”脖子仰疼了,眼睛瞅酸了,战利品也差不多了,孩子们便欢叫着往家跑,一边跑着,一边嬉闹,用麻秆互相抽打着。回到家,先找个大碗,盛上水,放几粒粗盐,晃晃,待盐化了,把蝉放进去腌上。

晚上,明晃晃的月亮升上来。“走,摸爬蚱去!”一声唿哨,孩子们又跑进了林子。爬蚱是方言,即蝉蛹。天黑后,蜷缩地下的蝉蛹要爬上树,孩子们各把一方,双手顺着一棵棵树干摸。摸着一个便欢呼一声,战利品多,欢呼声便不断响起,此起彼伏。也有晦气的,脚踩着软软的,以为是蝉蛹,等



一想起他们我会更加渴望成功,厌恶时光飞逝。

家是一个人的根,是一个可以让我们无限制停靠的温暖阳光港湾,我们的生命意涵从中得到滋养、成长、成熟,人生的价值与意义也从中得到启发与实现。

我们成长得很快,父母衰老得更快。我一直很自私地希望他们能永远陪着我,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,甚至我祈求在他们身上时光可以走得慢一些,衰老得慢一点,虽然我知道一个不敢正视衰老、病痛与死亡的人,是不够成熟的。

尤其在陪伴至亲的父母面临这些生老病死困境时,我们自然会对生命有一个整体而深刻的反省,由此确立自己更真实的人生信念。长远来看,我们在家庭中最容易流露真实性情、纯真品德是在家里培养出来的,品德修养

往日情怀

指甲花开红艳艳

■刘翠萍

母亲打来电话要我双休日回家,说是家里的指甲花开了,一院子红艳艳的,让我回去染红指甲。

于是,有关指甲花的记忆就排山倒海而来——

每年春上,到了种花的季节,乡亲们便会拿出家里的花盆罐罐,种一些点缀庭院的花草,有女孩子的人家,总会种上几株指甲花。在乡村,女孩子们染红指甲是一种时尚。

指甲花,又名小桃红,它还有一个很雅致的名字叫凤仙花,产于中国和印度,据说茎可入药,有活血化淤、利尿解毒、通经透骨之功效等。乡人们并不知道指甲花的这些功效,他们种指甲花的主要目的就是让女孩子们染指甲,时尚一把。

指甲花种上一个多月,它的枝干上便会开出粉红、大红的花朵。这时候,就开始染指甲了。

乡人们对染指甲也有讲究。哪个指甲能染和哪个指甲不能染是有区别的。据说,食指不能染,染了,会害指甲病,到底会不会害指甲病,我也不知道,因为从小到大,我母亲就没给我染过食指。还听人说,染了食指就喻示将来嫁不出去或要嫁得很远,所以,谁家的女孩儿把食指染了,就要受到家人很严厉的训斥。

夏天,在傍晚来临的时候,我和妹妹就早早吃了饭,然后从墙角下、花盆里,手指翻飞地精心采摘着摇曳在空气里艳艳的花,等着母亲给我们包指甲。母亲把花放在器物中,加入明矾轻轻捣碎,变成了花泥,然后摘下几片豆角叶子,裹上花泥给我们包在指甲上。母亲会边包边笑着说:“我闺女有双纤细的手,不染指甲多可惜。”指甲花凉凉地敷在指甲上,豆角叶上再缠几道细丝线,最后就等待指甲上色了。

每次包完,我们姐妹俩就伸直着包扎的手指,和母亲坐在院子里,头顶着满天的星星,在夜色中,听着故事,慢慢地睡去。

次日晨,染过的手指甲红如豆蔻,美艳如花,真是好看。“十指纤纤玉笋红”在我的少年时代就深深地烙下了印记。

美丽的指甲花就开在我家。每次想起,就让我快乐。